

羣英

雄

輔

記

錄鈔傳



英
雄
傳

雍
陶
撰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羣 輔 錄（及其他二種）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發 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ISBN7—101—00894—1/K·367

英雄傳

唐 雍陶撰

郭子儀

郭子儀爲中書令，觀察使，魚朝恩請遊張敬寺，子儀許之，丞相意其不相得，使吏諷請無往，吏馳告公，軍相將不利于公，亦告諸將，須臾，朝恩使至，子儀將行，士衣甲請從者三百人，子儀怒曰：「我大臣也，彼非有密旨，安敢害我？」若天子之命，爾曹胡爲？獨與僮僕十數人赴之。朝恩驚曰：「何車騎之省也？」子儀以所聞對，且曰：「恐勞思慮耳。」朝恩撫胸捧手，嗚咽揮淚曰：「非公長者，得無疑乎？」子儀有功高不賞之懼，中貴害其功，遂使盜于華州掘公之先人墳墓，公裨將李懷光等怒，欲求捕其黨，及公入奏，對揚之日，但號泣自罪，因奏曰：「臣領師徒出外征伐，動經歲年，害人之兄，殺人之父多矣，其有節夫義士，欲推刃于臣腹中者衆，今構譴辱，宜當其辜，但臣爲國之心，雖死無悔，由是中外翕然，莫測公之宏廣，常于親仁里大啓其第，里巷負販之人，上至公子，簪纓之士，出入不問，或云王夫人趙氏愛女，方敷梳對鏡，往往公麾下將吏出鎮去，及郎吏皆被召，令汲水持悅，視之不異僕隸，他日子弟列諫，公不應，繼之以泣曰：「大人功業已成，而不自崇重，貴賤皆游臥內，某等以爲雖伊、霍不當如此。」公笑謂曰：「爾曹固非所料，且吾官馬粟者五百匹，官餼者一千人，進無所往，退無所據，向使崇垣局戶，不通內外，一怨將起，搆以不臣，其有貪功害能之徒，成

就其事。則九族齏粉。噬臍莫及。今蕩蕩無間。四門洞開。雖讒毀是興。無所加也。諸子皆伏。

于頔

鄭太穆郎中爲金州刺史。致書于襄陽于司空頔。鄭傲睨自若。似無郡使之禮。書曰。閣下爲南溟之大鵬。作中天之一柱。騫騰則日月暗。搖動則山嶽顛。眞天子之爪牙。諸侯之龜鏡也。太穆孤幼。二百餘口。飢凍兩京。小郡俸薄。衣食不給。乞賜錢一千貫。絹一千疋。器物一千兩。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且曰。分千樹一葉之影。卽是濃陰。減四海數滴之泉。便爲膏澤。于公覽書。亦不嗟訝。曰。鄭使君所須。各依來數一半。以戎費之際。不全副其本望也。又有匡廬戴山人。遣三尺童子。齎數尺之書。乞買山錢百萬。公遂與之。仍加紙墨衣服等。又有崔郊秀才者。寓居于漢上。蘊積文藝。而物產罄縣。無何。與姑婢通。每有阮咸之縱。其婢端麗。饒音伎之能。漢南之最姝也。姑貧。鬻婢于連帥。連帥愛之。給錢四十萬。寵盼彌深。郊思慕無已。卽強親府署。願一見焉。其婢因寒食果出。值郊立于柳陰馬上。連泣誓若山河。郊贈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或有嫉郊者。寫詩于座。于公視詩。令召崔生。左右莫之測也。郊甚憂悔。無處潛遁。乃見握郊手曰。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便是公製作耶。四百千小哉。何惜一書。不早相示。遂命婢同歸。至韓輓奩匣。悉爲增飾之。小阜崔生矣。初。有客自零陵來。稱戎昱使君席上有善歌者。于公遽命召焉。戎使君不敢違命。逾月而至。及至。令唱歌。歌乃戎使君送妓之什也。公曰。丈夫不能立功業。爲異代之所稱。豈有奪人姬愛。爲己嬉娛。遂多以綵帛贈行。手書遜謝焉。戎使君

詩曰寶釵香娥翡翠裙。妝成掩泣欲行雲。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陽臺夢使君。

張說

姚崇爲相。管于便殿奏張說罪狀。上怒曰卿歸中書。宜宣與御史中丞共按其事。而說未之知。乘馬先歸。崇急呼御史中丞李林甫以前詔付之。林甫謂崇曰說多智。是必困之。宜以劇地。崇曰丞相得罪。未宜太過。林甫又曰公必不忍。卽說當無害。林甫止將詔付于小御史中路以馬墜告。先是說家有教授書生。通于說侍兒最寵者。會擒得奸狀。說怒甚。將窮獄于京兆。書生厲聲言曰。覩色不能禁。人之常情。緩急有用。人處公何靳一婢女耶。說奇其言而釋之。兼以侍兒與歸。書生一去數月。忽一日訪說。髮色滿面。言曰某感公恩。思報者久矣。今聞公爲姚相所構。外獄將具。公不知之。危將至矣。某願得公平生所寶者。用計于九公主。必能立釋之。說因歷指所寶。書生皆云未足。又凝思久之。忽曰近有雞林郡以夜明簾爲寄者。書生曰事濟矣。因請說手札數行。懇以情言。遂急趨出。逮夜始及九公主第。書生具以說事言。兼用夜明簾爲贊。且謂主曰上獨不念在東宮時。而今反用譏耶。明早公主上謁。具爲奏之上。感動。因急命高力士就御史臺宣前所按事。並罷之。書生亦不復再見矣。

裴度

元和中。有新授湖州錄事參軍。未赴任。遇盜攘剽殆盡。告勅歷任文簿。悉無子遺。遂於近邑丐故衣。迺遇假貨。却返逆旅。旅舍俯逼裴晉公第。時晉公在假。因微服出遊。偶至湖糾之店。相揖而坐。與語周旋。問及

行日對曰某之苦事人不忍聞言發涕零晉公憫之細詰其事對曰某住京數載授官江湖遇寇盪盡唯餘微命此亦細事爾某將娶而未親迎遭郡牧強而致之獻於上相裴公矣裴曰子室何姓氏答曰姓某字黃娥裴時衣紫袴衫謂之曰某卽晉公親校也常爲子偵遂問姓名而往糾復悔之此或中令之親近入白當致禍也寢不安席遲明姑往偵之則裴已入內至晚忽有赭衣吏詣店稱令公召糾聞之惶懼倉卒與吏俱往延入小廳拜伏流汗不敢仰視卽延之坐竊視之卽昨日紫衣押牙也因謝過再三中令曰昨見所語誠心惻然今聊以慰爾憔悴卽命箱中官誥授之已再除湖糾矣喜躍未已公又曰黃娥可于飛之任也特令送就其逆旅行裝千貫與偕赴所任也

洪邁曰四公皆唐將相而氣度則第一流英雄也可與鄴侯眞卿仙吏並傳